



我去鸭坡村小住了近一周。鸭坡村离上海很远,在海南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,即使从海口过去,还要坐近两个小时的车途汽车。我之所以去那里,是想看看这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里的小村庄,在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刻正在做些什么。

鸭坡村因昔日日常有人在山坡放养群鸭而得名,这里被称为琼中县北大门,自古便是商邑重地、交通要道,在抗战中立下过功勋。这样的革命老区,可以想见村里一直绵延至今的红色传统。鸭坡村总面积约八平方公里,现有农户一百来户,如果从附近省道另一边专为全国各地的养老“候鸟”们建造的高楼大厦俯瞰,鸭坡村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,日落时分,云蒸霞蔚。

临近中午时,外面的气温超过30℃,大晴天里一位穿着长筒雨鞋的妇女告诉我,先前村里真的是破破烂烂的,牛粪遍地,草木杂乱,但这几年,这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譬如,建起了时光木桥,修整了石筑瓦房,村道铺上了水泥,整个村庄干净整洁,古树、山泉、小溪、农田、人家,构成一幅美丽乡村的景象。我在的这些天,正值凤仙花盛放,开得如火如荼,桑葚则到了最成熟的时候,吃得我满嘴满手都是紫黑色。

显然,多元化发展产业才是长久的脱贫之计。我从村民蔡汝进那儿了解到,近年来,鸭坡村大力发展

无污染无公害绿色农业,其中就有生态养蜂项目。由于这里地处海南生态保护核心区,蜂蜜品质上乘,已经获得国家地理标志,通过了国家认证,所以村里便将贫困户召集起来,每户由政府帮扶十箱蜂,大家抱团入股养蜂合作社,分批次发放蜂蜜分红,找不到销路的村民,可以把全年的蜂蜜分红放在合作社代销,确保年底能拿到五千元以上的现金收入。在养蜂场,村里请来的技术人

鸭坡村纪事

简平

员现场为村民传授养蜂知识,选址、冬季保蜂、防止逃蜂、人工分蜂、流蜜期管理、治理虫害……一仔细讲解。参加养蜂项目的一位村民对我说,他过去每天睡到中午,吃点小酒,然后去喝老爸茶,跟人聊天打牌嚼槟榔,靠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得过且过,可自从加入养蜂合作社后,他改掉了陋习,天天劳作,他管“生态蜂”叫“致富蜂”,对未来的甜蜜生活充满了向往。

鸭坡村着力发展特色产业,我在村里边兜兜转转,忽而到了龙眼基地,忽而到了橡胶林;一会儿去了山鸡养殖场,成千上万只山鸡的啼鸣声此起彼伏;一会儿去了绿橙基地,那是琼中县最大的绿橙基地之一,占地面积达六百亩,这里出产的绿橙品相好、甜度高、口感佳,每年

不仅为村集体经济带来土地承包的租金收入,还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,琼中县为此建造了一座绿橙电视直播间,每当绿橙成熟之际,举办丰收节,通过海南广播电视台总台进行直播。多种产业也给村民们带来了多种选择,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权,由此激发了生产积极性。那天,我的隔壁农户家一改往日的宁静,放起了强劲的音乐,简直是震天动地,我一问才知人家是高兴,因为一直在外打工的男主回家来了,而且不想再出去了,村里已提供了发展机会。琼中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栗太强跟我说,这里的脱贫审核即将结束。

鸭坡村很是注重文化建设,强调在物质脱贫的同时也要精神脱贫,这是令我感动的。村子里的一排盒子书房设计时尚,图书极有品味,有着浓郁的文艺气息,书房可以兼作民宿,全景窗户打开后,白天能席地而坐听鸟语蝉鸣,夜晚能看满天的星星。周六上午,在书房里我给村里的孩子讲了一堂阅读课,我把从上海带去的一箱彩色橡皮泥分发给孩子,让他们在游戏中感悟什么是想象力和创造力。我看到一个孩子穿着拖鞋飞奔而来,忽然又停住脚步折回身去,我连忙问他怎么回事,他腼腆地回答我说,他们学校新来的校长告诉孩子,去学校上学、去书房看书必须穿上鞋子,不可以穿拖鞋甚至赤脚。我觉得这样的要求真好。

上个月,曾任巴黎歌剧院、尼斯歌剧院首席指挥的法国著名指挥家让·皮里松与世长辞,享年96岁。也许,皮里松的名声不及20世纪享誉世界乐坛的法兰西指挥大师蒙都、明希、马蒂奈等,但对他的经历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,皮里松年轻时曾获法国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的第一名,从此走上乐坛,声名鹊起。小泽征尔以及我国香港的叶咏诗也赢得过这一知名的奖项。皮里松的音乐造诣精深,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挥家,而且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多次指挥中央乐团、上海交响乐团、中央歌剧院等我国重要的音乐院团,给中国的音乐工作者、古典乐迷留下了难忘的印象,被大家亲昵地称为“皮大爷”。1993年11月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期间,皮里松再度应邀指挥上海交响乐团,我曾对他进行过一次采访。

记得那是11月的一个傍晚,下了一场雨,空气分外清新舒爽。在湖南路105号上交那间宽敞、简

洁的小会议室里,刚与乐队排练完的皮里松顾不上休息,便接受了我的采访。当时的皮里松已年近古稀,但身材修长,依然一派绅士风度。80年代初,他指挥上海交响乐团、上海乐团合唱团演出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(“合唱”),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演“乐圣”的《合唱交响曲》,因而异常轰动,皮里松高超精湛的指挥征服了

厚的艺术修养与人格魅力所折服,纷纷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,希望他以后再来训练乐团。皮里松欣然答应。1989年3月,皮里松再度访华,与中央歌剧院合作演出了三场音乐会,指挥了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五交响曲》、贝多芬的《合唱交响曲》以及威尔第、古诺等的声乐作品。他的严谨与严厉一如既往,排练时他忙得浑身大汗,只穿一件衬衫,稍有不对,手中的指挥棒就敲得“砰砰”响,“重来,再重来!”皮大爷兢兢业业工作一个月,酬金仅300元人民币,而他在国外指挥一场音乐会,报酬高达几千美元,但他不以为意,专注于艺术,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。

我观察到,当皮里松与上交排到拉赫玛尼诺夫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第二章的抒情乐段时,他不太满意,就走上指挥台,让乐队首席王希立拉一遍,他自己则富有表情地配合哼唱,皮里松全然没有了一个传说中令中国音乐家望而生畏的“暴脾气”。1980年5月,皮里松首度来华,在一个月的时候

间内带领中央乐团排练了三套曲目,指挥中央乐团举办了三场非常成功的音乐会,曲目有柴可夫斯基的《第一交响曲》,德彪西的《牧神的午后》与《大海》,格里格的《a小调钢琴协奏曲》,柏辽兹的《幻想交响曲》,比才的《C大调交响曲》和拉威尔的《达芙妮与克洛埃》第一、第二组曲等。这些作品的排演对于中央乐团拓宽曲目、开阔视野、提高技艺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

深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地折服了。排练时,皮里松一丝不苟,指出问题不留情面。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,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次因为皮里松的严厉批评,一些小提琴演奏员受不了,于是离场抗议,日渐渐地,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就被他深深

“垃圾”是一句上海话。本意是指无用之物,后引申为骂人语言,形容对方水平差劲或缺德。这类独有的上海话方言,被收录到新版《辞海》。

垃圾不处理,对一个城市来说,将成为一场灾难。前时,美国政府停摆一个多月,加州公园垃圾无人清理,两众议员只好自己捡垃圾并带到华盛顿特区。议员讽刺道:垃圾已经堆成山,不久后可能就能够我们修墙了。

韩国“垃圾危机”愈演愈烈。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塑料垃圾生产国之一,人均塑料垃圾生成量高达132公斤,远远超过中国(58公斤)和美国(93公斤)。由于垃圾管理公司拒绝接收垃圾,首尔街头垃圾泛滥。义城郡是韩国一处风景优美的农业小镇。这处世外桃源现沦为该国最大的垃圾场——整整17万吨工业与生活垃圾如同一头异化的巨兽,严重威胁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。

上海目前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已超过1公斤,整座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总量超过2.6万吨,逼近生活垃圾处置能力的极限。若不想在将来陷入被动,必须现在就采取有效的措施。废弃垃圾无处不在。那么,垃圾,究竟是有害还是有用?我们还是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问题。

垃圾并不是全然无用的。垃圾资源化可采取三R行动:减少浪费(Reduce)、物尽其用(Reuse)、回收利用(Recycle)。不处理,垃圾就有害;处理了,有害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,可以重新造福于

说垃圾

王涵



热情

王加振

大学快毕业的时候,最羡慕的是那些商务楼里进出的白领,他们看上去那么有目标,那么职业。

终于我也毕业了,成了曾经让自己羡慕的上班族,但一年年过去,我对朝九晚五没有了当初的热情。

担心醒不过来,设置了5个间隔10分钟的闹钟,还是逃不过每天早上在地铁通道上演竞走好戏。

每天掐着点出了地铁,一边抱怨自己为何不早点起床,一边赶路,运气好的话,还能通过扫描二维码参加一场自行车比赛。最恐怖的是每当任务接踵而来根本来不及完成的时候,我就想逃离,但我不想成为脱轨的列车。

内心深处,我是喜欢工作的,每次完成了一份不错的计划,或项目成功的时候,我都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。也许我只是对太过规律的生物钟感到疲倦。

挣扎之后,我还是每天睡前打开手机,把那5个闹钟设置好,等待着下一个工作日,就像长跑的人都知道,只要度过那段心跳加速疲惫不堪的瓶颈期,找到合适的跑步节奏,就能享受春风十里,我想,我的热情,会回来的。

人类。地沟油可以变成汽油,厨余垃圾可以造成有机肥,建筑垃圾可通过破碎、分选作为道路和墙体的填充材料;各种纸制品可以制造成再生纸。对没有回收利用价值的无机垃圾进行填埋处置,对热值较高的可燃垃圾进行焚烧处置。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无用的垃圾。

资源化利用已成为最终处理垃圾的共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垃圾不尽然是无用的废物。垃圾乃是“放错了地方的资源”。放错了地方,我们把它放对就是。但是,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

卢巧音的歌曲《垃圾》中有这样几句歌词:“如果我是半张废纸,让我化蝶;如果我是个空罐子,为你铁了心;被你遗弃,被你活埋;让你愉快,让我瓦解。”这就是对不同垃圾所作的不同处理。

在处理生活垃圾这件事上,上海正在行动。一张菜皮,一页纸片,一块碎玻璃,一节废电池,一个塑料袋,都要把它们放进不同的垃圾桶里。一举手,一投足,不可马虎大意。垃圾放错了,要自觉接受处罚。

垃圾分类,这是一项最难推广的简单工作。说它最难,因为面广量大,要改变随手丢弃垃圾的陋习,非一日之功;说其简单,只要多用一点心思,举手之劳就成。不过,要改变这个多少年养成的随手丢垃圾的坏习惯,可大不容易。

这是一场从观念到行动上的“革命”。我们要将“循环经济”理念引入人心。在行动上,要做到自觉分类垃圾。我们别无退路,唯有照此前行。

垃圾分类导致了一个新职业的出现,垃圾分类督导员。各行各业,都会有垃圾分类督导员出现。这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第369行。

做好垃圾分类,我们有足够的信心。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大都市,接连四年过年不放爆竹,原来认为不可能,经过各方面的努力,我们过了四个平静的大年。如今,从今年7月1日开始实行垃圾分类管理,只要我们大家行动起来,上海在垃圾分类处理方面,也一定能做好。



无瑕

(中国画)

苏百钧

父亲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衣服,邀请他五十年来依旧来往的三个好友来家中做客。酒过三巡之后,平时沉默不语的父亲变得健谈了起来,脸上如刀刻般的皱纹舒展开来,两只眯缝眼更小了。他起身,从小店的柜台里拿出一个布包,捧在手里,小心翼翼地打开,一本笔记本呈现在我眼前。

那是一本账本,记录着从去年4月11日到5月2日他所在的宫前村百花公园建设的人工情况。日期、姓名、劳动时间,一行行整齐地排列着。七十多岁的父亲,字迹还是那么工整,一丝不苟。父亲说:“自从大源镇把百花大会分会场设在宫前村后,村里就把整地、种花的管理协调任务交给了我。时间太紧了,只有20多天的时间,要把20多亩地重新翻一遍,种上鲜花,种好的花每天都要浇水,还要施肥。另外沟沟坎坎的地方要整理干净,拔掉杂草,每一块花圃之间还要编好竹篱笆。”父亲如数家珍地讲着这二十多天里,他带领十多位同村人一起劳动的场景。是的,父亲是村里的老年会长,村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会叫上他一起商议。

那一天,镇里的驻村干部碰到我,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父亲真了不起,他在村里会议上对美丽乡村和百花大会建设的建议,讲得真不错,很有建设性。我们在讨论百花大会会场建设的管理人员和协调人员时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父亲,他们都说,叫老年会长管这个事情,大家都放心。”父亲对我说:“村里把百花大会建设管理的任务交给我了,他们相信我。”我说:“爸爸,这时间也太紧了,我知

真了不起,他在村里会议上对美丽乡村和百花大会建设的建议,讲得真不错,很有建设性。我们在讨论百花大会会场建设的管理人员和协调人员时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父亲,他们都说,叫老年会长管这个事情,大家都放心。”父亲对我说:“村里把百花大会建设管理的任务交给我了,他们相信我。”我说:“爸爸,这时间也太紧了,我知

父亲的账本

孙金良

道百花公园——甘坑水库大坝下的情况,那里杂草丛生,几乎都是荒地,你们来得及吗?”父亲说:“既然镇里、村里已经下定决心建设了,我也答应了,一口唾沫一个钉,你放心,我们一定会做好的。习总书记不是说了嘛,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”从此,父亲每天起早贪黑,早上背着镐头出门,傍晚很迟才回家,回到家后就吧这一天参加劳动的情况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。然后,用布包好,珍藏好,还不忘和母亲说一声,不要乱动账本。母亲说:“那是你的命根子,我才不会动呢。”

吃完饭后,父亲带着他的三个好友参观百花公园,我陪着一起去。空气中弥漫着花的芳香和泥土的气息,地里到处是绿油油的麦子和油菜。百花公园很好玩,因为游人络绎不绝。父亲指着前面的一大片花海,这是角井,这是矮牵牛,这是一串红。虽然刚刚种下去,但我们在父亲们的培育下,已经显得生机勃勃了。角井花穿着蝴蝶衣,在微风中轻舞,像极了一只只展翅欲飞的蝴蝶。看着眼前的美景,我不禁感叹,真是因为有像父亲这样的千千万万个平凡的家乡建设者,三美建设才会扎根老百姓的心田;富春山居“乡村百花大会”才会灿烂多姿,走上央视荧屏。“老年会长,辛苦了,这么紧张的工期,还以为你们赶不出来呢。”“老年会长,看来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,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发工资啊。”“会的,会的,我账上记得清清楚楚呢,我和村领导商量了,活动一结束,就给你发工资。”

突然感觉到,父亲好像年轻了好几岁,他的脸上写满了幸福。

那些少时的梦想种子,如今纷纷发芽。

平凡中的伟大

责编:殷健灵

突然感觉到,父亲好像年轻了好几岁,他的脸上写满了幸福。

那些少时的梦想种子,如今纷纷发芽。

平凡中的伟大

责编:殷健灵

突然感觉到,父亲好像年轻了好几岁,他的脸上写满了幸福。